

萬寧方音概述

詹伯慧

一、引言

萬寧縣在海南島的東南岸，全縣人口有 153,844 人，其中漢族人口有 149,708 人。[●]這裏的漢族人民，操一種屬於閩南話系統的方言，跟海南島大部分漢族地區所說的“海南話”是基本上一致的。“海南話”一般以文昌縣的方音為“標準”，萬寧音系跟文昌音系比較，只有極少的不同，例如文昌方音保留中古漢語 $-m$ 、 $-p$ 韻尾，萬寧方音已經喪失，文昌方音的去聲是高升調（35↑），而萬寧方音的去聲却是低升調（13↑）。可以這樣說：如果掌握了萬寧方音，大致上也就掌握了海南話“標準音”了。

這一篇萬寧方音的初步調查報告，是根據廣東省海南行署民族事務委員會楊舜英同志的發音整理出來的。我們據以調查的材料是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方言調查字表”和“方言調查詞彙手冊”。由於材料的限制，這裏只能把萬寧方音的聲、韻、調加以概括的描寫，並着重敘述萬寧方音跟北京音的對應關係。至於方言詞彙、方言語法等方面的研究，只好俟諸他日了。

海南島上居住着二百多萬的漢族人民，隨着漢語規範化工作的開展，這裏的漢語方言亟待我們去調查研究。作為一個有機會接觸到海南方言的語言工作者，我願意把這篇很不成熟的調查報告發表出來，為的是“拋磚引玉”，希望能引起大家對海南方言的注意。

● 人口數字根據廣東省普選委員會海南辦事處 1954 年 7 月 10 日的數字。萬寧縣除漢族人民外，有黎族 3,324 人，苗族 804 人及回族、滿族各數人。

II、 萬寧音系

一、 聲母：

ʔb 波	ᵐb 母	p' 頗	m 魔	
t 視	t ^ə 雙	d 刀	n 挪	l 羅
k 歌	g 餓	x~k' 可	ŋ 俄	h 賀
ts 坐	s 初	z 儒		

(?)

上述十八個聲母的實際音值如下：

[ʔb]和[ᵐb]是兩個對立的雙唇濁塞音。其中 ʔb 的聲帶震動比 ᵐb 要厲害一點，ᵐb 中的 b 實際上是接近 b，有清化的傾向。這兩個塞音既不同於一般的 b，又不是清音的 p，爲了顯示它們的特色，我們只好用 ʔb 和 ᵐb 來表示。

[p']是雙唇，送氣清塞音。這個聲母實際上不是純粹的 p'，細聽帶有摩擦，但又不是地道的 pf'。可以看作是 p 與 pf' 之間的一個音。

[m]是雙唇，帶音的鼻音，跟漢語一般方言的 m 相當。

[t]是舌尖中，不送氣的清塞音，跟漢語一般方言的 t 相當。

[t^ə]是跟[t]對立的一個清塞音。發音時舌尖前抵齒間，不帶音，不送氣。因爲舌尖的位置很前，幾乎到達兩齒之間，所以聽起來在 t 之外還多少帶有一點 ə。

[d]是舌尖中，不送氣的濁塞音，前面略帶喉塞 ʔ。這個聲母不像吳語的 d（例如 dy ʔ “頭”）那樣是“清塞濁流”，倒是真正的濁音。

[n]是舌尖中，帶音的鼻音，音值跟漢語一般方言的 n 相當。

[l]是舌尖中，帶音的邊音，音值跟漢語一般方言的 l 相當。

[k]是舌根，不送氣的清塞音。比北京音的 k 略硬。

[x~k']是一個自由變讀的聲母，有時候聽來像舌根清擦音，有時候聽來又像是舌根送氣清塞音，實際上是一個 kx' 音。因爲 x、k' 在這裏沒有音位上的對立，我們把它當作一個自由變讀的聲母。

[g]是舌根，不送氣的濁塞音，實際音值是 ʔg，這個聲母跟閩南話系統中廈門，潮州等方音的 g 音值很像。

[ŋ]是舌根，帶音的鼻音，這個聲母跟 i 或以 i 起頭的韻母相拊時，有變成 ɲ 的傾向。

[h]是喉部清擦音，實際音值介乎 x、h 之間，嚴格一點應標作[k̟̚]。有時這個 h 又有點像 W，例如在 ui 韻前面的 h，聽起來就很像 Wui 了。

[ts]是舌尖中，不帶音，不送氣的塞擦音，實際音值接近 tʃ。

[s]是舌尖中清擦音，舌位比北京音的 s 要後一點。

[z]是舌尖中，濁擦音，跟 i 或以 i 起頭的韻母相拊時，實際音值是 dz。

[ʔ]是一個喉塞音，開元音的零聲母字前面都帶有輕微的 ʔ。例如“哀”[ai]實際上是 ʔai。韻母中入聲尾有很多都是收 ʔ 的。

從上述萬寧話的聲母情況看來，最大的特點是送氣與不送氣的對立少而清濁音的對立多。拿送氣音來看，萬寧話中只有一個不地道的 [Pʰ] 和一個同時可以讀作 [x] 的 [Kʰ]。其餘像塞音中有 [t] 而無 [tʰ]，塞擦音中有 [ts] 而無 [tsʰ]，這種情況，就是在同屬閩南話系統的其它地點方言中，也是很少見的。塞音中清濁對立的情形倒是體現了閩南話系統的一般特徵，不過，像舌尖塞音分 [t] [tʰ] [d] 三套，這却是閩南話系統其他方言所沒有的。此外，唇齒摩擦音 f 的失落而分併到 pʰ、ʔb、h 等聲母中去，這也體現了閩南話系統的共同特徵，從古音系統上看，它保留了上古“輕重唇不分”的痕迹。

二、韻母：

1. 陰聲韻母（開尾）：

i 伊	e 下	a 亞	ɑ 窩	u 污
iu 幼		ai 哀	oi 溪	ua 蛙
io 羊		au 豪		ue 花
iau 妖				ui 威
				uai 塊

2. 陽聲韻母（鼻音收尾）：

in(～iŋ)殷	en(～eŋ)登	aŋ(～aŋ)丹	oŋ(～oŋ)中	un(～uŋ)敦
	ien(～ieŋ)研	iaŋ(～iaŋ)映	ioŋ(～ioŋ)窮	
		uaŋ(～uaŋ)端		

3. 入聲韻母:

it(∼ik)乙 et(∼ek)乞 ak(∼at)塞 ok(∼ot)博 ut(∼uk)術
iet(∼iek)刻 iak(∼iat)一 iok(∼iot)育 uat(∼uak)末

i? 鐵 e? 凌 a? 拍 o? 薄
ia? 食 io? 藥 ui? 撮
ai? 截 ue? 郭
au? 酷 ua? 刮
iau? 躍

上述萬寧的韻母，主要元音不外 i, e, a, o, u 這五個。其中 e 的音值實際上介乎 e、ɛ 之間，o 的音值有時較開，有時較關，視不同的韻母而定。

萬寧話的韻母，最大的特點是沒有“撮口呼”y，這跟閩南話系統的廈門、潮州等地方音是一致的。此外，萬寧韻母中 -n、-ŋ 不易分，-t、-k 不易分，兩者有自由變讀的現象，這也是它的特徵。這些自由變讀的韻尾中，其中以 i、e、u 三個較閉的元音為韻腹（或韻頭）的，聽來一般比較多唸 -n、-t 尾，我們就用 in(∼iŋ)、it(∼ik) 之類來表示；以 a, o 等開元音的主要元音的，聽來一般比較多唸 -ŋ、-k 尾，我們就用 aŋ(∼an)、ak(∼at) 之類來表示。

三、聲調:

萬寧話的聲調共有七個，即陰平、陽平、陰上、陽上、去聲、陰入、陽入。現在這七個調的調型，調值綜合列表如下：

調 類	調 型	調 值	例 字
陰 平	中 平	┐ 33	詩 方 國 知 三
陽 平	低 平	┘ 11	時 房 陳 才 唐
陰 上	低 降	ㄣ 21	頂 忍 往 雍 筍
陽 上	高 降	ㄣ 53	是 弟 付 社 倍
去 聲	低 升	∧ 13	試 替 到 見 漢
陰 入	高 平	┐ 44	急 曲 七 匹 竹
陽 入	低 降	┘ 12	局 合 六 白 服

萬寧話七個聲調中，平、上、去三聲大致合乎中古漢語的聲調系統，即各以聲母的清濁爲條件而分爲陰、陽兩類：清聲母字歸陰調，濁聲母字歸陽調。去聲在萬寧話中不分陰陽，這並不等於說所有中古漢語去聲字不分清、濁聲母在萬寧話中都唸爲去聲；事實上萬寧話中的去聲只包括了中古漢語的清聲母去聲字和極少數的濁聲母去聲字。至於其餘大部分的濁聲母去聲字，在萬寧話中都拼到“陽上”去了。這一聲調歸併的情況跟閩南話系統的其它方言比較，也是有共通之處的。例如潮州話中雖然平、上、去、入各分陰陽，但許多濁聲母的去聲字，都不留在“陽去”中，而跑到“陽上”去了。

萬寧話聲調中最特別的是“陰上”調是一個短促的聲調，因而影響到韻尾都帶上了輕微的喉塞 $-ʔ$ 尾。由於調性短促，韻尾又帶喉塞音，有些“陰上”字聽起來就很像“陽入”字了。我們最初考慮到這一現象，曾經企圖把“陰上”跟“陽入”合併，讓所有“陰上”的字都歸併到“陽入”中去，不管它們原來是舒聲韻的字。這樣做，看來是“乾脆”一些，可是却增加了一些麻煩：韻母的數目多起來了，每一個陰聲韻都可能有原是“陰上”調的字，那就都得多出一套收喉塞尾的韻母來了，就連陽聲韻（ $-n$ ， $-ŋ$ 尾）也因為上聲的關係而有了一套收 $-nʔ$ ， $-ŋʔ$ 的韻母來，這樣處理，顯然不是妥善的辦法。照顧到實際的情況，聯系歷史發展，我們還是回過頭來，決定保留萬寧話中“陰上”這一調類，而把喉塞 $-ʔ$ 尾當作是聲調的特徵。這就是說：陰上字的韻尾必須“緊喉”是“陰上”這個調性決定了的，而不是韻母本身就帶上喉塞尾巴。任何一個韻母，只要它出現在“陰上”這個調的時候，不管是陰聲韻還是陽聲韻，都要在韻尾上帶上輕微的 $-ʔ$ ，才能發出這個短促的調。

舒聲調調性長，入聲調調性短，這是中古漢語以至於現代許多漢語方言的一般特性；然而也不能說是沒有例外。例如現代長沙方言有五個聲調，其中入聲調繼承了中古漢語入聲的系統，但是唸起來實際調值却像北京音的“陽平”，已經喪失“短促”的特性了。萬寧話這種“陰上短促”的情況跟長沙話恰好相反，它不是入聲失去短促的特性，而是舒聲失去了長音的特性了。

III、北京音和萬寧音的對應關係

一、聲母的對應關係：

北京聲母有二十一個，萬寧聲母有十八個，總起來說，萬寧聲母是比較簡單

的。這裏面最突出的一點是北京聲母中有三套六個塞擦音：ts、tʂ、tɕ, ts'、tʂ'、tɕ'。而萬寧音母中只有一套一個 ts。北京聲母中的唇齒擦音 f 及送氣塞擦音 ts' tɕ' 等，在萬寧聲母中都是沒有的。

儘管萬寧聲母比較簡單，可是，它却有些比北京音分得更細的地方。例如舌尖塞音不但有清濁之分，還有像 t、t^h 這樣細微的分別。此外，萬寧聲母中的 ɲ 聲母，在北京音中也是沒有的。

現在我們以中古漢語的聲母系統為橋樑[●]根據歷史發展的線索，把北京聲母和萬寧聲母的對應關係歸納如下：

1. 北京音的 p 聲母字在萬寧音中絕大多數唸 ʔb，很少例外。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p	ʔb	巴幫布貝擺

2. 北京音的 p' 聲母字在萬寧音中大部分仍讀 p' 聲母，但有一部分來自中古漢語全濁聲母（並母）的 p' 聲母字，在萬寧音中讀為 ʔb 聲母。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p'	p'	批配派判片
p'	ʔp	袍排琶佩屏

3. 北京音的 m 聲母字，在萬寧音中大部分仍讀 m 聲母，小部分轉入 m^b 聲母。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m	m	某棉慢貌暮
m	m ^b	母買梅米麥

4. 北京音的 f 聲母字，在萬寧話中分別唸為 p'，ʔb，h 等聲母。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f	p'	非附凡髮芳
f	ʔb	飛分房父肥
f	h	翻風肺赴

● 中古漢語聲母概以廣韻系統為根據，以下提及中古漢語韻母、聲調的系統時，也同以廣韻系統為根據。

5. 北京音的 t 聲母字在萬寧音中多唸 d 聲母，少數唸 h 聲母。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t	d	店答單冬邛
t	h	猷怠殆佃

6. 北京音的 t' 聲母字在萬寧音中都不唸 t' 聲母。其中大部分轉到 x~k' 聲母和 h 聲母中去了。另外有小部分唸爲 d 聲母。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t'	x~k'	他恣逃貪脫
t'	h	替腿桃調体
t'	d	堂疼同銅

7. 北京音的 n 聲音字在萬寧音中仍讀 n 聲母，極少例外，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n	n	娘奴女乃南

8. 北京音的 l 聲母字在萬寧音中仍讀 l 聲母，極少例外。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l	l	羅呂李樓聊

9. 北京音的 k 聲母字，在萬寧音中大部分仍讀 k 聲母，很少一部分讀爲 x~k' 聲母。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k	k	共光國耕革
k	x~k'	丐 概

10. 北京音的 k' 聲母字在萬寧音中讀爲 x~k' 聲母，極少例外。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k'	x~k'	快虧課空客

11. 北京音的 x 聲母字在萬寧音中大部分唸爲 h 聲母，小部分唸爲零聲母。

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x	h	海何徽氦含
x	o	和呼画后

12. 北京音的 $t\phi$ 聲母字在萬寧音中分別唸爲 k 聲母和 ts 聲母。大致上來自中古漢語“見”系的 $t\phi$ 聲母字，在萬寧唸爲 k 聲母；來自“精”系的 $t\phi$ 聲母字，在萬寧唸爲 ts 聲母。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t\phi$	k	巾吉近家君
$t\phi$	ts	祭焦酒接漸

13. 北京音的 $t\phi'$ 聲母字在萬寧音中主要唸爲 h , s 兩聲母。大致上來自中古漢語“見”系的 $t\phi'$ 聲母字萬寧多唸 h ，來自“精”系的 $t\phi'$ 聲母字萬寧多唸 s 。此外，還有少數一些北京 $t\phi'$ 聲母的字在萬寧音中唸爲 $x \sim k'$ 聲母和 k 聲母的。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t\phi'$	h	輕區窮欽怯
$t\phi'$	s	咸清妻秋取
$t\phi'$	$x \sim k'$	器巧曲傾
$t\phi'$	k	敲 竅

14. 北京音的 ϕ 聲母字在萬寧音中分讀兩類：一類來自中古漢語“曉”系的 ϕ ，萬寧多唸爲 h 聲母；一類來自中古漢語“精”系的 ϕ ，萬寧多唸爲 t^0 , s 兩聲母，也有少數唸爲 ts 聲母的。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ϕ	h	休興虛兄希
ϕ	t^0	息消秀謝蕭
ϕ	s	序笑暹鮮徐
ϕ	ts	習袖尋析

15. 北京音的 $t\varsigma$ 聲母字在萬寧音中分別唸爲 t , d , ts 等聲母。大致上來自中古漢語“照”系的 $t\varsigma$ 聲母字萬寧多唸 ts 聲母，來自中古漢語“知”系的 $t\varsigma$ 聲母字萬寧分唸 t , d 兩聲母。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t\varsigma$	ts	遮制諸周昭
$t\varsigma$	t	中站知柱追
$t\varsigma$	d	竹摘着桌豬

16. 北京音的 ts' 聲母字在萬寧音中絕大部分唸爲 s 聲母，只有來自中古漢語“知”系的小部分 ts' 聲母字，在萬寧音中唸爲 d 聲母。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ts'	s	差初車柴愁
ts'	d	茶澄迟

17. 北京音的 $\$$ 聲母字在萬寧音中分別唸爲 s 、 t 、 t^0 等聲母。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	s	史首純深舒
$\$$	t	水扇十順蛇
$\$$	t^0	双社生剩稅

18. 北京音的 ʐ 聲母字在萬寧音中多唸爲 z 聲母，少數唸爲 n 、 l 這兩個聲母。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ʐ	z	儒銳任入熱
ʐ	n	軟弱乳
ʐ	l	蕊 汝

19. 北京音的 ts 聲母字在萬寧音中分別讀爲 t 、 ts 、 s 這三個聲母，其中以讀爲 t 聲母的較多。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ts	t	足作最再雜
ts	ts	坐則暫
ts	s	資紫姿奏嘴

20. 北京音的 ts' 聲母字在萬寧音中讀爲 s 聲母，極少例外。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ts'	s	慈采曹粗慘

21. 北京的 s 聲母字在萬寧音中一部分仍讀 s 聲母，一部分轉入 t^0 聲母。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s	s	賽采桑想刪
s	t^0	虽肅宋算孫

22. 北京音的零聲母字，在萬寧音中一部分仍讀零聲母，一部分分別轉入 z 、 mb 兩聲母。大致上來自中古漢語“影”母的零聲母字，萬寧多仍唸零聲母；來自中古漢語“喻”母的零聲母字，萬寧多唸 z 聲母；來自中古漢語“微”母的零聲母字，萬寧多唸 mb 聲母。例如：

北京	万宁	例 字
o	o	幼鴨鳥哀委
o	z	郁營育由用
o	mb	武文物忘祿

二、 韻母的對應關係：

北京音的韻母三十七個，萬寧音的韻母四十五個，總的來說，萬寧韻母是比較複雜的。這主要是由於萬寧方音保留了中古漢語的入聲韻，其中單是喉塞(?)收尾的就有十來個韻母。而北京音中，塞聲收尾的已經完全消失，合併到陰聲韻里去了。如果單拿入聲韻以外的韻母來看，萬寧韻母却要比北京韻母簡單一些。例如陽聲韻中，北京音 $-n$ 尾和 $-ŋ$ 尾這兩套韻母是分得很清楚的；而萬寧音中， $-n$ 尾跟 $-ŋ$ 尾却是“自由變讀”，很難劃分。

現在我們還是根據歷史發展的線索，以中古漢語韻母系統為橋樑，歸納出北京、萬寧之間的韻母對應關係來。由於韻母的差別遠比聲母的差別大，彼此間就很難找到有一比一的對應關係，甚至一比二或二比一的對應關係也不可多得。我們在這些頭緒紛繁的對應關係中，只能找出一些“主流”來，至於個別零星的對應關係，就只好撇開了。

1. 北京音的 $i(ɿ)$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大多數唸為 i 韻母。例如：

北京	万宁	例 字
i	i	子司資死私
$ɿ$	i	支是旨池視

2. 北京音的 i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多數唸 i 韻，一部分唸 oi 韻。例如：

北京	万宁	例 字
i	i	帝迷泥体祀
i	oi	批題洗溪黎

3. 北京音的 u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大致有兩類不同的讀法：一類是舒聲韻，多唸爲 u、au 兩韻；一類是入聲韻，多唸爲 ok(∼ot)，ak(∼at) 兩韻。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u	u	錦都姑呼書
u	au	奴租蘇肚虎
u	ok(∼ot)	福宿祝畜粥
u	ak(∼at)	目伏卜讀曝

4. 北京音的 y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分讀爲兩類：一類是來自中古漢語舒聲韻的 y，萬寧多讀爲 i，少數讀 u；一類來自中古漢語入聲韻的 y，萬寧分讀 iak(∼iat)，iok(∼iot)，ut(∼uk) 等韻。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y	i	居於矩區娛
y	u	魚許去句舉
y	iak(∼iat)	綠曲菊
y	iok(∼iot)	郁育玉
y	ut(∼uk)	律戎恤

5. 北京音的 a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分讀爲兩類：一類是來自中古漢語舒聲韻的 a，萬寧仍讀爲 a；一類是來自中古漢語入聲韻的 a，萬寧分讀 a?、ak(∼at) 兩韻。此外，也有極少數的字在北京唸 a 韻的，在萬寧唸 ua 韻（如“麻”“沙”）和 e 韻（如“馬”、“茶”）。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a	a	巴爬查紗霸
a	a?	扎鬧答納辣
a	ak(∼at)	伐抹察

6. 北京音的 ia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分讀爲兩類：來自中古漢語舒聲韻的 ia 韻字萬寧大多數唸 e，少數唸 ia；來自中古漢語入聲韻的 ia 韻字萬寧分別唸爲 a? 韻和 ak(∼at) 韻。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ia	e	价家加牙假
ia	ia	鴉嘉霞雅訝
ia	a?	甲鴨恰押
ia	ak(∼at)	狹峽洽匣

7. 北京音的 ua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分讀兩類：來自中古漢語舒聲韻的 ua 韻字萬寧分唸 ua、ue 兩韻；來自中古漢語入聲韻的 ua 韻字萬寧分唸 uat(∼uak)，ut(∼uk) 兩韻，另外也有個別唸 ua? 韻的（如“刮”）。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ua	ua	夸寡華蛙
ua	ue	瓜花画話
ua	uat(∼uak)	挖刷
ua	ut(∼uk)	滑稽

8. 北京音的 uo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分讀兩類：來自中古漢語舒聲韻的 uo 韻字萬寧多唸 o 韻，少數唸 ue、ua 等韻；來自中古漢語入聲韻的 uo 韻字萬寧多唸 o? 。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uo	o	舵挪左
uo	ue	貨火果過
uo	ua	和禍
uo	o?	作駱索

9. 北京音的 ə (或 ɤ) 韻字有兩種不同的來源，一種是來自中古漢語“歌”“戈”“鐸”“覺”等韻的，這一類 ə 跟上述 uo 韻的來源是一致的；另外一種 ə 韻字却是來自中古漢語“陌”“麥”“德”“麻”“薛”“葉”等韻的。現代北京音中這兩類不同來源的韻母都唸為 ə (或 ɤ) 了，可是，在萬寧方音中，它們依然是保持不同來源，不同唸法，可以說是涇渭分明。大致的情況是這樣的：前一類舒聲韻主要唸 o，入聲韻主要唸 ok(∼ot)；後一類舒聲韻主要唸 ia，少數唸 e，入聲韻主要唸 e?、et(∼ek) 兩韻。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ə	o	歌可鵝戈餓
ə	ok(∼ot)	鄂閣惡鶴
ə	ia	遮車射舍
ə	e	舍社奢
ə	e?	格革客策額
ə	et(∼ek)	德肋克哲浙

10. 北京音的 ie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分讀兩類：來自中古漢語舒聲韻的 ie 韻字萬寧多唸 oi、ai 兩韻；來自中古漢語入聲韻的 ie 韻字萬寧多唸 et(∼ek) 韻；少數零星的字分別唸其它入聲韻（如 it、eʔ、iʔ、iet 等）。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ie	oi	街解蟹鞋
ie	ai	皆屑械諧
ie	et(∼ek)	別烈切接協

11. 北京音的 ye 韻母字絕大多數來自中古漢語的入聲韻，這些字在萬寧音中分別根據不同來源讀為 iak(∼iat)、iok(∼iot)、uat(∼uak) 等韻。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ye	iak(∼iat)	掠雀鵲
ye	iok(∼iot)	爵虐約
ye	uat(∼uak)	絕劣悅

12. 北京音的 ai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分讀兩類：來自中古漢語舒聲韻的，萬寧大部分仍唸 ai 韻母，小部分轉唸 oi 韻母；來自中古漢語入聲韻的，萬寧大部分唸為 eʔ 韻母，少數唸為其它入聲韻。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ai	ai	來台待恣奈
ai	oi	改賣買矮
ai	eʔ	百柏麥脈

13. 北京音的 uai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除個別例外（如“快”萬寧唸 xueɿ，“外”萬寧唸 guaɿ），一律仍唸 uai 韻。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uai	uai	乖懷槐坏淮

14. 北京音的 ei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大部分唸 ui 韻，小部分唸 ue 韻。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ei	ui	悲美培每內
ei	ue	倍配梅飛尾

15. 北京音的 uei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大多數唸 ui 韻，極少例外。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uei	ui	灰會規危慧

16. 北京音的 au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分別唸爲 au、iau、o、a 等韻。例如：

北京	万宁	例 字
au	au	袍勞遭鬧熬
au	iau	朝趙燒少昭
au	o	毛刀保嫂暴
au	a	飽抄鈔吵

17. 北京音的 iau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多數仍唸 iau 韻，一部分轉唸 io 韻。例如：

北京	万宁	例 字
iau	iau	交孝苗妖标
iau	io	表庙笑少橋

18. 北京音的 ou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絕大多數唸 au 韻，少數唸 iu 韻。例如：

北京	万宁	例 字
ou	au	斗偷樓走門
ou	iu	周收受

19. 北京音中的 iou(iu)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絕大多數仍讀 iu 韻，很少例外。例如：

北京	万宁	例 字
iou(iu)	iu	流求救幼丘

20. 北京音的 an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多半唸 aŋ(～an)，ua 兩韻母，此外，也有一部分唸 uaŋ(～uan)，in(～iŋ) 兩韻母。例如：

北京	万宁	例 字
an	aŋ(～an)	丹难班分凡
an	ua	散寒早般潘
an	in(～iŋ)	战膳纏顛
an	uaŋ(～uan)	叛絆藩翻

21. 北京的 ian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多唸 aŋ(～an)、en(～eŋ)、in(～iŋ) 等韻，少數唸 i、ai 等韻。例如：

北京	万宁	例 字
ian	aŋ(～an)	奸雁鑑牽咸
ian	en(～eŋ)	漸儉黏鹽穴
iap	in(～iŋ)	鞭免連件面
ian	i	見硯边天
ian	ai	千前先肩

22. 北京音的 uan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大多數唸 uan(∼uan)、ui 兩韻，小部分唸 an(∼an) 韻。此外，還有個別零星轉入 ua、e、un、ian(∼ian) 等韻。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uan	uan(∼uan)	算關頑鸞幻
uan	ui	亂斷酸卵磚
uan	an(∼an)	桓晚萬

23. 北京音的 yan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分別唸爲 uan(∼uan)、in(∼in) 兩韻。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yan	uan(∼uan)	川怨泉圓選
yan	in(∼in)	鉛捐恋卷劝

24. 北京音的 en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多唸爲 un(∼un)、in(∼in) 兩韻，少數唸爲 en(∼en) 韻。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en	un(∼un)	恨奔盆痕本
en	in(∼in)	根珍深沉貞
en	en(∼en)	很仁岑

25. 北京音的 in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大多數唸 in(∼in) 韻，少數唸 en(∼en) 韻。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in	in(∼in)	賓閩津林銀
in	en(∼en)	侵吟聘

26. 北京音的 un(u²n)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多唸 un(∼un) 韻母，少數唸 ui 韻母。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un(u ² n)	un(∼un)	文敦論寸尊
un(u ² n)	ui	嫩村頓問

27. 北京音的 yn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多唸 un(∼un) 韻母，少數唸 in(∼in) 韻母。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yn	un(∼un)	訓允君雲巡
yn	in(∼in)	迅均熏

28. 北京音的 aŋ 韻母在萬寧音中多唸 aŋ(～an) 韻母，只有來自中古漢語“知”“照”系“陽”韻的一部分 aŋ 韻字轉唸爲 iaŋ(～ian) 韻。此外，也有少數幾個字唸爲 oŋ(～on) 韻母。例如：

北京	万宁	例 字
aŋ	aŋ(～an)	旁忙倉邦當
aŋ	iaŋ(～ian)	張常商傷章
aŋ	oŋ(～on)	棒蚌肛

29. 北京音的 iaŋ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多唸爲 iaŋ(～ian)、io 兩韻，少數唸爲 aŋ 韻。例如：

北京	万宁	例 字
iaŋ	iaŋ(～ian)	良強央詳降
iaŋ	io	娘相鄉姜牆
iaŋ	aŋ(～an)	降項腔

30. 北京音的 uaŋ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大多數唸爲 uaŋ(～uan) 韻，另有少數幾個字唸 o 韻母。例如：

北京	万宁	例 字
uaŋ	uaŋ(～uan)	光皇庄霜荒
uaŋ	o	牀瘡

31. 北京音的 əŋ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分別唸爲 oŋ(～on)、en(～eŋ)、in(～iŋ)、e 等韻。大致來自中古漢語“東”“鐘”韻的 əŋ 萬寧多唸 oŋ(～on) 韻，來自中古漢語“登”“清”“蒸”等韻的 əŋ 萬寧多唸 en(～eŋ) 韻，來自中古漢語“庚”“耕”等韻的 əŋ 萬寧多唸 e 韻。例如：

北京	万宁	例 字
əŋ	oŋ(～on)	豐蓬蒙疼鳳
əŋ	en(～eŋ)	登增呈能鄭
əŋ	in(～iŋ)	騰肯藤省
əŋ	e	彭冷生爭棚

32. 北京音的 iŋ 韻母字，除來自中古漢語“清”韻的一部分字在萬寧音中分唸 en(～eŋ)、ia 兩韻外，其餘的 iŋ 韻字在萬寧音中多唸 en(～eŋ) 韻母。例如：

北京	万宁	例 字
iŋ	en(～eŋ)	陵平明京頂
iŋ	ia	【名餅領贏听

33. 北京音的 uŋ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大多數唸爲 aŋ(∼an), oŋ(∼on) 兩韻母, 少數唸爲 ioŋ(∼ion)、iaŋ(∼ian) 等韻。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uŋ	aŋ(∼an)	东同送空紅
uŋ	oŋ(∼on)	逢孔貢洪
uŋ	ioŋ(∼ion)	宮容
uŋ	iaŋ(∼ian)	弓种

34. 北京音的 yŋ 韻母字在萬寧音中除少數幾個字唸入聲韻(如“勇”唸 iok, “雍”唸 ok) 外, 都唸爲 ioŋ(∼ion) 韻。例如:

北京	萬寧	例 字
yŋ	ioŋ(∼ion)	胸兇雍庸

35. 北京音的 ər 韻母字, 在萬寧音中沒有一致的讀法。普通常用的幾個字韻母是這樣的:

北京	萬寧	例 字
ər	o	二
ər	u	兒尔而
ər	i	耳

三、聲調的對應關係

北京音有四個聲調: 陰平、陽平、上聲、去聲; 萬寧音有七個聲調: 陰平、陽平、陰上、陽上、去聲、陰入、陽入。總的看來, 萬寧聲調比北京聲調多出了三個, 這差別是相當大的。其中彼此最主要的區別在於北京音沒有入聲調, 萬寧音却保留了中古漢語的入聲調, 而且以聲母的清濁爲條件而分爲陰入和陽入。我們知道, 北京音既然沒有了入聲, 而中古漢語入聲系統的字在北京中歸併的規律又很複雜, 不像某些喪失入聲的方言(如漢口方音)那樣“中古入聲一律歸陽平”, 却是“入派三聲”, 歸到平、上、去各調中的都有。這樣, 拿北京聲調跟萬寧聲調來比較, 要得出乾淨利落的對應關係來, 就很不容易了。

我們現在只能拿中古漢語的調類爲橋樑, 給北京音和萬寧音之間的聲調對應關係勾劃出一個粗略的輪廓來:

1. 北京音的陰平調字如果是來自中古漢語平聲的，在萬寧聲中照樣讀為陰平。例如：

北京	万宁	例 字
陰平 ˩ 55	陰平 ˩ 33	剛知專尊丁边

可是，北京音的陰平字有一部分來自中古漢語清聲母的入聲字，這部分字在萬寧音中就唸為陰入。例如：

北京	万宁	例 字
陰平 ˩ 55	陰入 ˩ 44	八匹七一里歇

2. 北京音的陽平調字如果是來自中古漢語平聲的，在萬寧音中照樣唸為陽平。例如：

北京	万宁	例 字
陽平 ˩ 35	陽平 ˩ 11	窮陈床才唐平

可是，北京音的陽平字有很多來自中古漢語的入聲字，這些原屬入聲字的陽平字可分兩類：一類來自全濁聲母，一類來自清聲母。在萬寧音中，這不同來源的兩類字分唸為不同的入聲調：來自中古漢語清聲母入聲的北京陽平字，萬寧唸為陰入；來自中古漢語全濁聲母入聲的北京陽平字，萬寧唸為陽入。例如：

北京	万宁	例 字
陽平 ˩ 35	陰入 ˩ 44	福得責竹急
陽平 ˩ 35	陽入 ˩ 21	白讀石食局

3. 北京音的上聲字如果是來自中古漢語上聲（清聲母），在萬寧音中大致都唸為陰上。例如：

北京	万宁	例 字
上聲 ˨ 214	陰上 ˨ 21	古比展紙走

可是，北京的上聲字有一小部分來自中古漢語入聲（清聲母）的，這部分字在萬寧音中仍按中古漢語系統唸陰入。例如：

北京	万宁	例 字
上聲 ˨ 214	陰入 ˩ 44	百尺血曲乙

4. 北京音的去聲字分別來自中古漢語去聲、上聲（全濁聲母）、入聲這三方面。隨着來源的不同，跟萬寧音比較，有如下幾種不同的對應關係：

(1)來自中古漢語全濁聲母上聲與全濁聲母去聲的北京去聲字，萬寧多唸爲陽上。例如：

北京	万宁	例 字
去声 \ 51	陽上 \ 53	近柱是坐斷倍

(2)來自中古漢語清聲母去聲的北京去聲字，萬寧音讀爲去聲。例如：

北京	万宁	例 字
去声 \ 51	去声 \ 13	抗唱菜怕愛愛

(3)來自中古漢語入聲的北京去聲字，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類來自次濁聲母的入聲字，這在萬寧音中多讀陽入；一類來自清聲母的入聲字，這在萬寧音中多讀陰入。例如：

北京	万宁	例 字
去声 \ 51	陰入 \ 44	必碧各億促刻
去声 \ 51	陽入 \ 21	麥月入叶目納

總之，要掌握北京、萬寧的聲調對應關係，“入聲”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只有了解中古漢語入聲字在漢語不同方言中的演變情況，通過歷史發展的線索，才有可能進行適當的類推。如果不掌握中古漢語音系，對於一個沒有發入聲字習慣的北京人來說，或是對於一個發慣入聲字的萬寧人來說，要互相學習彼此的聲調，掌握對應關係，確是很不容易的。

1956年8月記音於海南通什

1957年3月整理于北京

〔附記〕

這篇調查報告在記音及初步整理過程中，承王均先生多加指導，後來又蒙袁家驊師指導整理成文，在此深表謝意。

作者 1958.4.30.